

文化周末 专刊·金州石头记

探秘石砬河玉

王晓群

石砬，是一个地方，陕西省镇坪县城所在地。取名石砬自然与石头有关系，镇坪县地处大巴山深处，山大石多，大石如房屋，小石似枕。这个砬字同寨，守卫用的栅栏，扎营垒石于河边者。曾经的石砬只是大山深处的一个营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镇坪县时，石砬仅有几户人家，野兽出没，荒芜凋零，而今，是新中国在这石头堆里建起了陕西最南部的美丽县城。

石砬河，是一条河流的名称，镇坪县城旁边的一条小河，水量不大，水清如玉，由东向西一路欢快走来，在县城汇入南江河。

知道石砬河的上游有个叫黄莲场的地方出产玉石，我多次到那里寻找，当地人都称不知道，从没有听说过，也从没有发现过。但我坚信有，因为史料中有记载，并且在河床上能捡到玉渣和玉片。再查阅有关玉矿的知识和资料，得知玉矿往往与石棉伴生，石棉的化学成分与玉石基本一致，只是在自然界的物理形态有别。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石棉矿遗址，就在黄莲场附近的密林中。

大概是年代久远的原因，古矿洞已经坍塌，土石封住了洞口，只留下一条两尺来高，一米来宽的缝隙，就像一个怪兽的嘴巴，黑咕隆咚的，不知道里面有多深，也不知道里面是否藏有毒蛇猛兽。几次尝试下去探探，因惧怕而退缩。只好求助向导，希望他能与我一同进去看个究竟，向导虽然答应，但提出让我走前面。

装好手电，再带上火把，弯下身，爬进洞口，阴森森的，看不到尽头。等向导爬进来时我俩才往更深处前行。好在洞内稍宽大，有两米来高，能够直立行走。在脚下高低不平中前行了三十多米，似乎到了洞穴尽头，走近仔细观察才发现上方有一竖井，螺旋向上。我们试探着向上爬去，上了两层楼高后奇迹出现了，好大一个洞天！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不规则的长河，高处七八米，宽处十来米，分上下两级，支洞三条。应该是曾经的矿仓，出产的玉矿可想而知。洞内静极了，清脆的滴水声格外响亮，我们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会有“嗡嗡”的回声。

许多的废料堆砌在洞内，大概被人选过的原因，废料基本都是劣质玉料，只有地上能捡到优质玉石的颗粒，颗粒中有白色、绿色，最漂



图中青色、白色为石砬玉

亮的是深绿色，绿中泛蓝，色泽温润，细腻柔融，坚实通透，有岫岩玉的品质。

更深处被堆砌的废料堵着，我们无法看到矿带的走向，能感到矿带钻进了大山深处；无法估量矿藏体量，只有进行详细的勘测才能知晓山中蕴藏的秘密；也不知这里曾经的故事，但我坚信，有玉的地方一定会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玉在人们心目中是美好、高尚的，常来比喻和形容美好的人和事。石砬河玉雕琢出来的饰品，就像有生命，活脱脱的，能够呼吸，能够与人心灵交流，也像勤劳善良的镇坪人，生在艰难的环境，坚贞不屈，从不张扬。佩戴胸前，不仅美观好看，儒雅高洁的气息也油然而生。



石泉老街的念想

王旭 文/图

去石泉老街是临时起意，原本打算直接前往后柳水乡，同行的好友直言，吃完石锅鱼，肚子圆鼓鼓的，不宜当即坐车，要散散步消食。刚好老街就在旁边，三人达成共识去老街遛遛。

踩着青石板，拾级而上，两侧砖墙黑瓦，飞檐吊角。民居大都挂着小红灯笼，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有些还贴着过年时的对联，风吹日晒久了，对联的边不知何时翘起来，在风中微微摇曳；有些门外种着花花草草，即使入秋，也是绿意盎然。从城门洞到街面，就如穿越时空隧道，城门洞内大石头因经常有人坐，而变得光滑透亮。铁锈红的城门静静地倚在一旁，如侍卫一般继续守护着老街的历史。



得光溜溜亮。铁锈红的城门静静地倚在一旁，如侍卫一般继续守护着老街的历史。年迈的老奶奶与我擦肩而过，蹒跚的脚步声仿佛是从远古走来的。我的意识开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模糊，那清醒的部分仿佛是一根缝补黑暗的白线，带着间隔延长出去，时隐时现。我似乎能感受到，那些年城墙为保护石泉百姓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岁月流转中凝固成了建筑之美，我们至今还在享用。

那日的阳光将街面从中一分为二，一侧阴暗一侧明朗，两旁商铺的木雕门楣也在明暗中交相辉映，印证着老街的“跌宕起伏”。

在历史上老街曾经是商贾云集、繁荣富裕的商贸一条街。但随着县城规模扩大和城市中心北移，满足不了现代人追求宽敞舒适、清洁卫生的生活要求，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来经过多年的修复，又重现明清时的建筑风貌，再展“雄姿”。最吸引我的是街面上有好几家租汉服的店，一小时20元，一天50元，还会帮忙梳头发做造型，店里的道具也随使用。我们随机挑了一家走进去，映入眼帘的是颜色各异的齐胸襦、齐腰襦、马面裙……精致的簪子、步摇整齐罗列其中。店主婷婷正在做一盏荷花灯，见我们进来赶忙迎上去为我们解说。当我问起开店的初衷时，她笑着说：“我就是简简单单地喜欢汉服，所以想把它推广给大家。”她说出喜欢两个字时，眼里的幸福和欣喜都没藏住。

走出老街，我还停留在时空的落差中，沉醉老街的韵味里。民居下纳凉的老人、背着书包上学的孩童、懒洋洋的小猫



……老街犹如一副立体的画卷，悠然展开。阳光割裂出断续杂乱的剪影，是砖墙上爬满的地锦，是小楼上斜照的夕阳，是小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小零嘴，是饭馆里热气腾腾的火锅笼罩的融融笑颜，更是农家小屋里灯影朦胧、美人窈窕……一草一木、一颦一笑，皆深入人心。回味起来，没有烈日带来的烦躁与不说，只剩怀念眷恋，恰似草木对光阴的情有独钟。石泉的老街到处充满烟火气息，充满着故事，它依然鲜活，存在着。它沉淀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县城演绎出的历史，更是石泉乃至整个安康这一方山水养育出的一方文化一方观念。有幸我来到石泉，遇见老街，从此留住了一片念想。



寻访水泉坪村 (外五首)

陈俊哲

车随溪路转，峰折见平川。四月黄花灿，三秋稻米鲜。林峦松竹气，农舍水烟烟。空爱桃园里，何如访水泉。

凤凰山组诗

之一 自凤凰山登凤凰山

芒鞋杖杖任霜浓，一往深林隐影踪。坡陡径斜听曲水，水穷云渡暮苍松。

之二 观竹

屋后房前有此君，秦巴深处自欣欣。凤凰更有竹如海，一岭修篁向白云。

之三 咏竹

千山花萎落，万壑木凋荣。独翠烟霜里，寒中见热情。

望归亭邂逅红梅

风送暗香冉冉来，横斜几树此园栽。报春也怕群芳妒，孤岛无人径自开。

观云

云腾山隐影，山乍坐云中。漫入衣襟里，悠悠我与同。

钟楼 (外一首)

王建

很多年了，想一个大早醒来，就能听到钟楼的晨音。阳光从四面八方拥抱着金顶，我看到城门像花朵一样打开。朝圣者还在赶来的路上，我能听到他们唱着赞歌，而驮队早已出发。

沿着西行的方向，我能从一匹匹丝绸读懂东方神韵。我能从一担担茶叶闻出大国气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个早上，我一次次的心跳，那些动人的神往。

鼓楼

我要在城市寻找一座存在很久的鼓楼。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穿过一个又一个街道，仿佛我已回穿越了几个世纪才抵达了隐现在沙漠上的城池和那些遗落的村庄。我打马而去，离开了很多人，这样的出发让我显得孤单，这也没有关系。

我还要赶在日落之前找到鼓楼。给她说说一只麻雀的光荣和梦想。鼓楼在月亮升起的时候，迎住了我疲惫的双脚。她巨大的沉寂，伞一样收拢了白昼和夜晚，又让我像鸟一样，在梵音回荡的天空，伸展禅的羽翅。



民间故事

深山奇遇

王登桂/整理

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住着一户人家，夫妻俩带着一双可爱的女儿，生活得甜蜜幸福。可天有不测风云，妈妈不幸染病身亡，爸爸是个木匠，经常出门在外，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给他们娶了后娘，后娘不善。姐姐金女，十岁，妹妹满子，八岁，两个女孩子性情温和，对后娘的虐待总是逆来顺受，可怜的孩子整日以泪洗面，挨打受气也不敢告诉父亲。而父亲对家里的事全然不知，只是一味的挣钱养家。

过了几年，父亲也去世了，后娘对两个女儿的虐待变本加厉。这一年，天大旱，颗粒无收，人们只能靠挖野菜，打救命粮度日。这姐妹俩也天天背着背篓随人们上山打救命粮，如果打得少了，免不了挨打挨骂。

这一天，后娘早上起来意外地捡了一窝鸡蛋。鸡蛋很大，后娘心想，要是我一个人吃，还能吃几天，三个人吃，只能喝口汤了，把她们撵走吧！转身进屋，掀起被子每人打了几巴掌，骂道：“两个死丫头，还不起来去打救命粮，死睡！你们老子死了，把你们丢给我，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你们还这样懒！”两个女孩一声不吭，快速穿好衣服，后娘一手拿一个背篓给两个女孩背上，满子眼巴巴地望着后娘：“娘，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天太冷了。”后娘瞪她一眼：“吃什么吃！今天打不满就别回来！回来了我就扒了你们的皮，抽了你们的筋，扔到山上喂狼吃！”

姐妹俩背着背篓，流着眼泪上了山。她们一边走一边摘，摘一把就扔进背后的背篓里。两个小姑娘分别走在两面山坡上，树林越来越密，背上的背篓也越来越沉。妹妹抬头一看，呀！太阳快落山了！妹妹走近姐姐的背篓：“姐，看你打了多少？”探头一看：“姐！你的背篓是空的！”

“怎么可能！打了一天了，怎么可能一粒都没有！”

看，原来背篓的底被取掉了，只用几根柴棍卡在下面。姐妹俩伤心地哭了，怎么办啊，天快黑了，姐妹俩手被刺得满是血印，肚子是空的，背篓也是空的。哭了一会儿，姐姐说：“满子，咱们还是回家吧。”

“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妹妹哭着说，“姐，咱们找个地方熬一夜，明天找几块大树叶把背篓垫好，打满了再回去好不好？”

“去哪儿？”

“那边好像有户人家，屋里有灯，我们过去，在那里害怕。”妹妹不由分说拉起姐姐就走。她们来到一座房前，屋里有灯光，可喊了半天没有人，她们推开门走进屋，只见房子分里外两间，外间有灶、案板、桌椅，里间有床、柜子，一应俱全。妹妹在屋里转了两圈，还是没人，俩人就坐在椅子上等。等了好久还没有人，胆小的姐姐太困了，满子让姐姐睡在柜子里，她自己坐着等。

正在这时，满子听见脚步声往屋里走来，她赶紧坐起来。外间传来说话声：“好像有生人气！”另一个声音说：“好我的哥哩，咱们这里哪里有人来。天这么晚了，还是快睡觉吧。”满子轻轻走到屋门口，透过门缝一看，这一看，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只见进来的是不是人，是两个妖怪，浑身长毛，一个黄的，一个白的，披头散发，头有盆那么大，红眼睛，大嘴巴，长舌头。两个都背着大口袋。完了！我和姐姐都完了！满子吓得腿像筛米似的。又听一个说：“天冷，咱们睡炕吧。”另一个说：“我

睡冷炕。”说着就往屋里走。

“哥，天太冷了，就睡炕吧。”“也行。”哥哥依了弟弟，两个妖怪给两口大锅下加了把柴，把锅烧热，就睡在了两口大锅里。

“哦，原来他们把锅灶叫做热炕，怪不得锅那么火！床铺是冷炕，幸亏他们没睡冷炕啊！”满子吓得眼睛都不敢眨。两个妖怪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满子轻轻走出去，拿起两个锅盖，一口锅上盖一个，使出吃奶的力气，抱起两个大口袋，一口锅上压一个，然后赶紧架柴，大火烧，锅里唧唧溜溜地叫个不停，她继续大火烧，锅里叫了一阵不叫了，这时天也亮开了，她跑进屋里叫起姐姐：“姐姐，咱们快走，要是再来妖怪就糟了！”

满子拉着姐姐，提起背篓就走，姐姐说：“哎，把两个口袋拿上，咱们的背篓还是烂的。”

姐妹俩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顿时傻了眼，倒出来了一堆金子、银子！

她们揭开锅盖，一锅金子，一锅银子！姐妹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还没有见过金子银子呢。

“姐，我们不回去了，就是被妖怪吃了我也不回去了。回去挨打受骂没饭吃，咱们在这里有房子住，有金子银子，有两只手，准能过好日子！”姐妹俩住了下来，每天挖地种菜，种庄稼，没有妖怪再来，姐妹俩相依为命，过得挺安稳。一天，一个货郎经过看见了她们，热情地喊：“漂亮姑娘，买针买线，扯绸扯缎！”姐妹俩拿来一块银

子，货郎接过银子高兴地说：“这些东西你们都能用得上，都卖给你们了！”转身就跑了。姐妹俩也开心极了：没想到银子这么值钱啊，那么一小块就买这么多东西，货郎连担子都不要了，金子那就更不用说了。

货郎知道姐妹俩有钱，经常带东西来卖，姐妹俩又置办了房屋田地，还经常接济穷人和乞丐。渐渐的方圆几十里都知道，深山住了两个很有钱又善良的漂亮姑娘。

光阴似箭，一晃几年过去了，两姐妹也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一天，两个赶考的穷学子路过这里，饥病交加，晕倒在路旁，俩姐妹救了他们，为他们治好了病，还给他们准备了干粮和盘缠。两个学子被两姐妹的美丽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愿意留下来和她们一起生活。俩姐妹说：“你们的人品好，如果你们考中了，就不用回来了，去做官为朝廷出力，为老百姓做事；如果你们没考中无处可去，再来找我们吧。”

过了几个月，两个学子回来了，原来他们分别考中了文武状元，前来求亲来了。姐妹俩也欢喜不已，姐姐看了中武状元，妹妹许给了文状元。

成亲那天，宾客如云，连赶席的乞丐都来了好几队。满子吩咐管事的给这些人每人安排一份酒菜，无意中发后娘也站在乞丐中，满脸菜色。满子让管事的先打发别人，先不管那个老太婆，等其他人也都走了，再来安排她。管事的按满子的安排，待其他人都走完了，

又摆了一桌饭菜，把后娘让进屋。后娘看到满桌香喷喷的饭菜，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满子又让人拿来新衣裳，给她换上。老太婆高兴地千恩万谢：“这家姑娘真好，怪不得有钱呢，今后还要发大财。”

安排好后娘，满子去见金女：“姐，咱娘来了。”

“在哪儿呢！”

“她现在成了乞丐了。”

“活该！狼心狗肺的人！”

“话不能那样说。”满子拉住金女的手，“我已经安排她吃了饭，换了衣服，我来和你商量，把娘留下。”

“把她留下？！满子，你疯了吗？当年……”金女想到当年那可怕的经历，早已泣不成声，“因为她，我们差点连命都没了，不是被虎狼吃了，就是让妖怪吃了，你还要留下她！我倒要看看，她长的什么心！”

满子拉住金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姐，她总是我们的娘。娘给咱们梳过头，洗过脸，咱们都吃过娘做的饭。咱们要记娘的好不要光记娘的错，再说要不是她当年把咱们赶走，咱们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娘今天成了乞丐，天不灭无路之人，姐，认下娘吧，把娘留下。”

满子说服了金女，一同去见后娘。俩姐妹见到后娘，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地流：“娘，看看我们是谁？”后娘仔细地看了又看，摇摇头。

“娘，我们是金女、满子啊！”

“金女？满子？”后娘睁大眼睛看了又看，“真是你们啊，娘对不起你们啊，娘不是人啊，对不起你们！没脸见你们啊！”后娘泪流满面，自己打起了自己耳光，说着转身就住出走。

姐妹俩拉着了：“娘，别走了，留下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后娘羞愧不已，怎么说也不肯。围观的众人劝说道：“老太婆，俩姑娘都不计前仇，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这是你的福气啊。”

后娘流着泪点了头。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